

论人类共相

赵毅衡

【内容提要】 人类共相,是所有的人类,不管文明何种形态何种“程度”的,必定具有的表达与解释意义的方式,而动物无论如何高级都不会种属性具有。因此,找出人类共相,就是找出了人类认知不可或缺的基础。经过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叙述学、音乐学等各界学者的共同努力,已发现的人类共相数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近年学者们也开始了对这些共相背后的人类认知方式规律的探索,也为一个有效的意义理论之建立,提供了认知学的规律。

【关键词】 人类共相 文明 意义理论 认知

On Human Universals

【Abstract】 Human universals are ways for meaning-producing and meaning-interpretation, that are shared by all human races, no matter of what type of civilization and to what “degree”, whereas not shared by animals as species. Therefore, to locate those universals is to establish the indispensable basis for human cognition. By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anthropologists, psychologists, physiologists, sociologists, linguists, semioticians, narratologists, musicologists, etc, the number of human universals has far exceeded expectations.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find the laws that govern them, so as to contribute to an effective theory of meaning with rules of cognition.

【Key Words】 Human Universals Civilization Theory of Meaning Cognition

一、人类共相

“共相”这词,原是佛教术语,指针对“别相”“自相”而言的“众人共同所感,共同受用之相”。“诸法之自体,唯证智可知而不可言喻者,是为自相”;而针对“别相”“自相”而言的,是“诸法之体性”而且“藉言语可解”。^① 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共相”(universals)与“殊相”(particulars)相对。本文借用此词来表示与“特殊性”相区别的“共同性”,唯识学认为共相是能讲得出来的“诸法之体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把共相(普遍相),等同于概念相。而《墨子》论“同”,最高为“类同”,共同的属性组成了类别,共相总是一种类别的概念。关于共相的思索与讨论,也是一种共相,是思想者们一直在关心的,不管他是什么文化什么宗教,凡是哲

^①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二:“为假智所缘,且可藉言语可解者,是为共相。”

学的思考,总是朝着共相推进。

本文讨论的不是一般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那是个哲学课题。本文讨论的是认知符号学,寻找人类共同的意义方式,寻找使人类成为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意义方式。除了生理学解剖学的一些基本身体特征之外,全世界人种看起来很不相同,却有许多绝无例外的共同特征,除了身体的生理共同点之外,人都具有所谓“心灵”(Mind),而心灵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心灵的最大特点是追求意义:感知并体验意义,发送意义,解释意义,并且在行为中使用这些意义。人类共相,就是人的心灵处理意义活动的方式。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人与生物之间的共相,而是人作为生物的一个类的特殊共相(specie-specific),只有人才具有的共相,也就是使人成为人的一些基本品质。

确定任何一种人类共相,必须做两个区分工作:首先与离人最近的一些物种(例如据说脑子与人最相近的黑猩猩)的习性特征仔细相区分。这个工作比较容易,自达尔文指出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此后二百年以来不少生物学家挑起了这个担子,有一些很出色的研究讨论人类也有不少生物性^①,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仔细分辨其异^②。因此在许多具体细节问题上,都已经大量文献根据。

其次,我们要寻找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共相,也就是说,文化无论多么独特的部族,都会具有的特征。这就必须考察所有的人类集群,尤其是那些与所谓“高级文明进程”最为隔离的,未受“主流文化样式污染”的一些部落。幸亏人类学家近二百年以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许多实地调查材料。在当代,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总结工作必须及时做。

因此,所谓“人类共相”(Human Universals)是两边排除的结果,一方面排除与动物或一般生物相同的特征,另一方面与各种文明的多样性特殊性相区别。文明的构成大部分来自殊相,四方习俗各有不同。我们对观察到的文明特殊性非常敏感,特殊性是我们必须仔细学习,才能有所了解的。但如果我们对人类共相缺乏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弄不清特殊性在普遍性基础上的变化。一旦忽视人类共同的意义方式底线,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误作为普遍性的标准,或误作为其他民族所无的特殊品格。

人类共同的一些意义方式,在人类存在的岁月中不会变化,它们已经在几千年的文明冲突中保存下来,也必将在人类的发展中长期存留下去,直到人的基因组(genome)发生变化,直到人类在生物进化中升级到一个新的版本,才会有所变更。

如此开场,似乎是把本论文的重要性说得耸人听闻,其实这个工作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几个世纪,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的长期工作,都朝着这个目标行进。不过,认知人类学界正式提出“人类共相”这个课题,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而在中国学界,除了心理学方面偶然见到的文字^③,始终无人作持续性的研究。可能唯一的例外是语言共相,这课题在中国研究者

① 例如著名的畅销科普读物 Desmond Morris. *Naked Ape: A Zoologist's Study of the Human Animal*. London: Delta, 1966.

② 例如 Judith M Burkart and Andrea Strasser. "Primate Behavior & Human Universals."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Vol. 17, Issue 2, March/April 2008.

③ 纪海英:《论人类心理的文化普遍性研究策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非常多,论文与著作数量非常可观,也有学者试图追溯语言的“词源起源”说。^①这与总体的人类共相问题在中国应者寥寥的局面完全不同。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语言共相问题,在外语教学与翻译上应用性很强。中国学界重眼前的应用,轻视课题的普遍意义,在此对比中暴露得太过分。

“人类共相”问题的最早的提出者,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他在1991年的书《人类共相》中提出了一张60种“人类共相”的单子^②;此后,他在2000年的论文中又重申了这课题的重要性^③。2002年,认知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白纸一张》(*The Blank Slate*)一书^④,再次提出人类共相问题,所谓“白纸一张”,指人所共有的、未受文明熏陶教育的童心,平克指出这张白纸上其实画着一些底纹图案,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而已。

从那以后,学界又努力扩充这张名单,有的“共相”单子几乎长达300—400项。单子越来越长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归纳式的工作:凡是“动物没有”而人类中“至今找不到例外”(no known exception)的行为或意义方式,都是“人类共相”。更重要的是,先前这课题基本是人类学家的工作,现在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进来,他们单独处理该学科的“人类共相”。共相的要求是“找不到例外”,他们的专业知识在这一点上,显然更加有效。

这工作与各种“比较研究”不同,比较研究只需在个别问题上寻找个别文化之间的“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并且举实例证明。例如,把汉族的鞭炮与少数民族婚礼中驱邪仪式的其他象征符号比较,找到相似相异之处,就可以做一个比较民俗学的讨论。^⑤而“人类共相”研究的途径(寻找“绝无例外”)则是反过来,从否定的方向做。对一种方式,要求用实例证伪,要求证明某种意义或行为方式,例如某种方式的婚姻关系,在所有的人类族群中不可能不存在,婚姻就是人类共相。这样的结论无法从逻辑上推导,却必须让全世界的学者都证明找不出例外,这个人类共相就能成立。无怪乎这个单子越开越长,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进来。

同时,“人类共相”的课题越做越细,每一项可以分成若干子项。本来出现在认知人类学界开列的单子上的,就有各专门学科关注的领域,各学科专家并不满足于合在一道的讨论,因此就出现了语言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心理学、音乐学、叙述学、翻译学、教育学等分科的讨论。“语言共相”的细分条目数量上已经超过“人类共相”;甚至音乐学中也已经找出36种“音乐共相”(例如颤音表现“激动”、低沉表现“威胁”等等);早在达尔文就提出“表情共相”,而心理人类学至今还在争论人类最基本的表情究竟是5种还是7种。^⑥认知学家则讨论人

① 肖娅曼:《超越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开启语言学的再创时代》,《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6辑。

② Donald E. Brown. *Human Universa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91.

③ Donald E. Brown. “Human Universal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ed) N. Roughly. *Being Humans: Anthropological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④ Steven Pinker. *The Blank Slate*. New York: Vikings, 2002.

⑤ 瞿明安:《中国少数民族婚礼驱邪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⑥ 例如 Carroll E Izard. “Innate and Universal Facial Expressions: Evidence from Developmental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Issue 4, pp. 288—299; 近年如 Keith Oatley & Philip N. Johnson-Laird. “Basic Emotion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Reasoning, and Psychological Illnesses.” *Emotion Review*, 2011, Issue 4, pp. 424—433.

的基本认知方式应当分成 5 种还是 8 种。^① 心理学家则在讨论人与动物都有记忆,但是“往事记忆”(episodic memory)却是人类共有,动物所无。^②

新的学科不断加入进来,增长人类共相的清单,这就让我们目前无法开出一张大家都同意的人类共相单子。本文的任务并不在罗列共相,本文的目的是想找出“人类共相”现象背后的意义世界规律,也就是试图说明“人类共相”如何组成人类的基本意义方式。

二、大致的人类共相分类清单

对大致上同意的 200 项左右“人类共相”清单,我们必须做基本的整理。一般来说,学者们在处理此类清单时,为了避免在行为、认知、社会机制等各种范畴中做勉强的划分,干脆用首字母排列,免得在跨领域的“人类共相”中作硬性区分。但是这样做,对本文的研究没有用处,因为本文的任务是寻找并研究人类的若干共同意义方式,不是介绍各种学者的发现。下面的这张“人类共相”分类清单,是笔者的主观编排,争议在所难免,只求大致上符合本文讨论的需要。

思想一意义:世界观、意图、回忆、符号行为、预期、习惯、两可、做决定、自我控制、恐惧、希望、形象、心语(非语言的思维)、计划、日常常规、心灵地图、梦、神话、讲故事、有别于他人的自我、将非人之物比拟为人、批判性学习阶段、公平(平等)观念、经济不平等意识、猜测推理、级差评价、存在化(把模式或关系视为实在物)、本族中心、人脸识别、话语与思想中的抽象、言一思一行的不一致、侮辱、玩笑、警觉周围有蛇、方向感。

信仰一思想方式:文化、文化与本性的区分、选择、喜欢与不喜欢、领地意识、区分善恶、区分对错、区分真假、审判别人、以用右手为正常、逻辑概念“和”、逻辑概念“等于”、逻辑概念“相同/特殊”、逻辑概念“否”、逻辑概念“相反”、逻辑概念“部分/整体”、逻辑概念“相同”、长寿魔法、延续生命魔法、赢得爱心魔法、控制气候(的企图)、改变情绪或意识的技巧或药物、信仰超自然/宗教、关于死亡的信仰、关于疾病的信仰、关于好运厄运的信仰、神圣化、释梦、内心个人生活。

感情一表情:痛苦、害怕死亡、掩饰某些恐惧的能力、冒险、性吸引力、喜欢甜食、冲突、亲近、哀悼、表达并感到悲痛、同情、性妒忌、童年恐惧声音太响、童年恐惧陌生人、对生命体或像生命体之物的兴趣、用象征手法处理妒忌、侮辱、以否定方式回敬(复仇、报复)、伸冤、抵抗滥用权力、抵抗主宰、骄傲、羞耻、躲避、害羞表现、玩笑、道德感情、有限的道德感情序列、正常/不正常、俄狄浦斯情结、愤怒脸部表情、鄙视脸部表情、厌恶脸部表情、恐惧脸部表情、欢乐脸部表情、惊奇脸部表情、用脸部表情传达、假装或修改脸部表情。

① 例如 K. Egan. *The Educated Mind: How Cognitive Tool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② 例如 Endel Tulving. “Episodic Memory and Autonoesis: Uniquely Human?” In (eds). H. S. Terrace and J. Metcalfe. *The Missing Link in Cognition Origins of Self-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56.

习俗—仪式:仪式、食物禁忌、断奶、假玩、玩耍、玩具、玩耍用以完善技巧、练习以完善技巧、分享食品、禁止杀人、礼节、禁忌、过渡仪式、病与死看作相连、治病(或试图治病)、医药、性遮掩、性交一般避人、吮吸伤口、死亡仪式、宴席、好客、就餐时间。

社会—文化:社会结构、主宰/服从、领袖、合作、联盟、集体认同、对付冲突的手段、调解冲突、集体做决定、经济不平等、强奸、禁止强奸、文化变异、财产、重视物质、权力不平等、贸易、习惯性致敬、政府、适应环境、卫生、轮流、群居、法律(权利与义务)、法律(成员规则)、思想的客观性被过高估计、身份概念、允诺、体制(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男性主宰公共/政治领域、男性更多参与联合暴力、男性富于侵略性、男性更倾向于致命性暴力、男性更倾向于偷窃、男性平均来说一生走动更多、制裁、制裁对集体的犯罪、从社会单位中清除以示制裁、融入社会、长辈期望的融入社会、如厕训练、地位与角色、规定的与争取的地位、个人不同的地位、继承、三方意识(从自身与两个他人判断关系)、暴力的某些形式被禁止、合作劳动、劳动分工、按年龄劳动分工、互相交换(劳力,物品,服务)、按性别劳动分工、寡头统治、商量讨论对付冲突、民间传说、流言。

亲属—体:空间认知与行为的两性别差、出生习俗、婚姻、亲属关系有近疏区分、照顾儿童、女性更多地照顾儿童、喜欢自己的近亲的孩子、丈夫比妻子年长、包括禁止乱伦的性规范、母子乱伦禁忌或不可想象、防止或禁止乱伦、家庭或家族概念、生理母亲与社会母亲正常情况下同一、亲属集团、亲属地位、集群分散、访问、慷慨受赞美、送礼、吝啬不受赞同、非家庭的集群、集体身份、圈内有别于圈外、偏向圈内、在变化的人际关系中决定角色与人格、性地位、性规则、性成为兴趣中心、基于性别年龄亲属关系之外的地位、年龄等级、年龄地位、年龄专用词、男女老幼被视为本性不同、抚育后代的岁月母亲有男伴、继承规则。

身体—人:姿态、自我形象意识(关心别人如何看)、调整自我形象、调整社会关系、希望自我形象正面、自我负责、心理自卫机制、身体美化、发式、有别于不受控行为的受控行为、身体地位、哭泣、白昼活动、吮吸大拇指、胳膊、自我既非全被动亦非全自主、自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各种感官综合、名字。

物质—具:挑选食物、工具依赖、工具制造、工具的文化模式化、永久使用的工具、锤击工具、武器、杠杆、用火、烹调、用矛、切割工具、容器、捆扎材料(例如绳索)、编织(例如纺织)、度量、用工具制造工具。

艺术—饰:审美、非身体性装饰艺术、音乐、部分音乐与舞蹈有关、部分音乐与宗教活动有关、视音乐为艺术(为娱乐)、儿童音乐、声乐、音乐冗余、音乐重复、音乐变异、旋律、节奏、舞蹈、包括言语方式的声乐、诗/修辞及系列等长的诗行、重复与变化构成诗行特征、用停顿分开诗行。

逻辑—畴:二元认知分化、比较、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循环、计划未来、预言未来的尝试、补充、亲密所有、松懈占有、分类、年龄分类、行为倾向分类、身体部位分类、动物分类、植物分类、内心状况分类、亲属分类空间分类、工具分类、气候分类、术语(可能与分类相通)、性别分类、颜色分类。

笔者必须再次重复:以上的“十分类”完全是本人主观的,只是为了便于讨论。有学者把“人类共相”做更加学理化的区分,例如有的专家分成“家庭与社会组织”“政治与权力”“族群

间关系”“合作的基础”“语言、思想、交流”五大项。^①这也很有道理,适合他们的讨论,但是某些分类(例如“家庭与社会组织”)就会明显过大,某些(例如“族群间关系”)过小。

三、语言共相,叙述共相

上面这个“人类共相”,笔者故意扣除了语言 60 项,仅剩 140 项,原因是语言本身就是人类特有,任何动物所无,动物简单的交流呼声,完全无法满足语言的音节意义(音位)的最低要求。由于动物实际上无语言,因此讨论语言的“人类共相”,只消就自然排除与动物的切割,只消在人类语言中共有即可。因此语言“人类共相”,实际上就是语言共相。上面所列的 140 项却必须满足“动物所无、人类共有”这两个条件。

语言学家对共相的研究之精密仔细,参与的学者之多,研究的历史之长,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对人类共相的研究。但是这样一来,局面反而复杂得多,至今无法找到一个大致同意的“语言人类共相”清单。

13 世纪懂得许多语言(包括阿拉伯语)的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最早提出“共相语法”(universal grammar)概念,中世纪很多学者参与讨论。17 至 18 世纪许多哲学家,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都参加过讨论。“共相语法”(中国语言学界一般译为“普遍语法”)这个问题到 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语言学大讨论”的中心课题之一,起因是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乔姆斯基提出,“共相语法”是人脑的基本特点,是进化而得到的基因所控制的,脑神经正常的人,就没有例外会拥有此能力。此后几十年,这个讨论没有停息过,反对意见虽多,但是拥护者提出多种社会实验测试方案,尤其是在“第二语习得”(SLA)问题上,在混合语(即洋泾浜语 Pidgin)作为母语的 Creole 式语言研究上,都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正是关于“共相语法”的热烈辩论,刺激了“人类共相”的整个研究。此后语言共相的讨论,推进到词语层面。在语言学中,“人类共相词语”被称为“原始词语”(primitives)。此工作的奠基者是波兰学者、华沙大学的博古斯劳斯基(Andrzej Boguslawski),1970 年他在著名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编辑的《符号、语言、文化》一书上发表了《语义原始词汇与意义性》一文^②,开启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另一位波兰女学者威尔兹毕兹卡(Anna Wierzbicka)对此做出重大推进,她在 1994 年编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文集《语义与词汇共相:理论与经验发现》^③,提出了“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简称 NSM)概念,把这个工作推到了“人类语言学”的高度。所谓“元语言”在这里是指某个语义范畴,例如说每种语

① Peter M. Kappeler and Joan B. Silk (eds). *Mind the Gap: Tracing the Origins of Human Universals*. London: Springer, 2010.

② Andrzej Boguslawski. "On Semantic Primitives and Meaningfulness." In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ed.). *Sign, Language, 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1970, pp. 143—52.

③ Cliff Goddard and Anna Wierzbicka (eds). *Semantic and Lexical Universals: Theory and Empirical Finding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4; Anna 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versity and Universa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言都有“此”(this),不是指英语该词,而是说这个概念范畴。

此后语言学界对“自然词语”的单子,展开了逐屋巷战,就每一个词项展开辩论:究竟是不是每个语言都有这个词语共相。如果找到一个例外,就不能算。^①其郑重其事、认真负责,不啻于生物学界发现一个新的物种。2003年德国语言学家杜尔斯特提出语言共相是“直觉地可理解的”,因此是“自我解释的”。^②在语言学界引发了为什么“原始词语”是“自我澄明”的讨论。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的确有一部分语义单元形成了任何语言的核心,只是其边界无法确定,因为有许多语言尚未查明或已经消失。^③而且,这些语义范畴,往往只能用英语来表达,英语是否总能准确表现原始词语?但是,不用英语又如何表示这个范畴?哪怕最后能确定这个清单,它们之所以是共相,原因也无法说明,只能说人类头脑必须有这些概念构成(因此某些语言学家建议称之为“概念原始词语”(conceptual primitives)),但是概念是否能表现于词汇,却又是一个令人生疑之处。

由于这个问题始终处于争议之中,每位“原始词语”研究者开出来的单子都不完全一样,始终处于修订之中无法定论,本文在此无法采用任何一家之说,只能采用上引人类共相中涉及语言与词汇的部分,即上一节略去的部分,整理于此。这60项语言共相既然是认知人类学的专家开列出来的,争议在所难免,仅作参考:

语言一语法:音位、最少对比特征决定的音位、音位合并、音位变化不可避免、音位变化规则、音位体系、大部分意义单位非普遍性、比喻、转喻、词素、名词、词汇多义、比喻言语、特殊场合的特殊言语、言语中的停顿与不停顿对比、象征言语、反义词、标出与非标出义素成分、语法、亲戚词来自生育关系、语言、语言用来操纵别人、语言用来欺骗、语言可翻译、语言非现实的简单反映、因语言熟练而有威望、语言冗余、音位一法一汇层次的标出性。

词汇一言语:拟声词、数字(以及计数)、数词一、数词二、音素(从10个到70个)、黑色(颜色词)、白色(颜色词)、脸(词汇)、手(词汇)、父亲母亲的词汇区分、性词汇基本上二元、至少三个人称代词、专用名字、童稚语、成语一谚语、形式矛盾的成语、事物与人的语义范畴、维度语义范畴、赠予语义范畴、位置语义范畴、运动语义范畴、其他生理特征的语义范畴、语义构成单元、常用较短而不常用较长的义素、综合比喻、同义词、禁忌语、分类语、时间单元、清浊音对比、元音对比。

此外,音乐学的、叙述学的、心理学的,其他学科的“人类共相”,也很值得介绍。与语言学界相同的情况是:一旦进入细节,进入具体的分类,争议就极多。本文的任务只是介绍这个大课题,对每个领域的共相,可能需要专著来讨论。如果本文能够引发有关领域专家们的兴趣,作进一步的探索甚至挑战,笔者就觉得文有所值。

本文在此只介绍一下“叙述共相”(narrative universals)。讲故事是人类特有的表意方式,这点毋庸置疑,因为讲故事主要靠语言,仅仅用姿势讲清一个故事,具有卷入人物的情

① 例如关于古希伯来语有没有“bad”这个语义原始词。见 Uwe Durst. “Bad as a Semantic Primitive: Evidence from Biblical Hebrew.”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Vol. 7, Issue 2, 1999, pp. 375-403.

② Uwe Durst. “The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Approach to Linguistic Meaning.”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2003.

③ Lisa Matthewson “Is the Metalanguage Really Natural?”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p. 263-274.

节,如哑剧或完全无字幕的无声电影,至少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叙述共项,指的是语言叙述共项。

格雷马斯等“巴黎学派”符号学家早就提出过“情节语法”。^①要讨论叙述内容的规律,才是对叙述共相研究者的真正考验。叙述学者津津乐道的普洛普 31 功能,据说能处理所有的民间故事,但是无法处理小说等复杂文学作品。讨论“人类共相”,不应当仅仅适用于童话样式,而且所有的“高级叙述样式”也都必须可用。

正因为此,叙述共相的研究遇到极大困难。2003 年帕特里克·贺根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至少是一次大胆的努力。他提出了“情绪与叙述共相四假定”^②:

假定一:情绪作为引发条件或表达/情节后果,都以原型为基础;

假定二:原型叙述(包括文学叙述)从原型产生,尤其是引发情绪的原型;

假定三:浪漫的结合与社会与政治权力(包括物质财富)是取得幸福的两个主要原型。主人公追求此目标,而所爱者死亡,或完全丧失社会与政治权力(监禁或放逐)则成为悲伤叙述原型;

假定四:有两种跨文化主导结构:浪漫的与英雄式的悲剧—喜剧,都是从个人或社会的幸福原型发展出来的。

这四个假定高度概括,头上两条说明“情绪共相”来源于故事情节的原型。在这问题上,贺根与“原始词语”的提倡者威尔兹毕兹卡争论颇多,贺根认为“幸福”“悲伤”之类“共相概念”,并不一定词语才能表达,而可以是情景引发的情绪,因此重要的是确定情景的规律。

三、四两条试图解释所有的叙述:从最简单的寓言、童话、神话,到最复杂的文学创作,都只是在讲对幸福的追求或丧失,而幸福的追求只有两种:爱与权力。应当说,对于纷纭万象的人类故事,这个总结听起来可能是过于简单化,难以包罗万象,但是至少这两条的确可能是“叙述共相”。

四、“人类共相”研究的理论意义

这张共相单子肯定会遇到挑战。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应当说许多动物的属(specie)有接近上述单子中的某些单项品质(例如很像婚姻的雌雄关系),但是只是接近而已,动物并没有真正的婚姻体制。

从人类学上说,这些共相是归纳所得,逻辑上不能从这些共相中推理出“人性”的必然标准。而且,无论哪一种人类共相,都无法如科学原理那样“证伪”(unfalsifiable),唯一能做的工作是在各种人类文明中寻找例外、测试例外,最后用“例外”来做否定,只是随着文化交流时代的到来,更难找到例外,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课题相当迫切。

对于“人类共相”中的任何一项,我们无法做轻率的道德评判,更不能从目前人类“高级

① A. J. 格雷马斯:《论意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② Patrick Colm Hogan. *The Mind and Its Stories: Narrative Universals and Human Evolu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1-98.

文明”的角度来评判。诚然,人类文明水平的发展,让某些共相听来似乎应当更改,而且正在更改,例如“抚育后代的岁月母亲应有男伴”;例如“共相”中相当多的是亲属关系的安排,“圈内圈外有别、偏向圈内”。而在当代文明中亲属关系比较淡薄了,但是我们应当感到惊奇,甚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多的意义方式,从史前人类到当今超熟文明,几万年未变。

从意义理论上说,这张单子的重要性值得许多学界重视,尤其对认知符号学更是如此。“人类共相”中的每一项,都应当能够用意义理论(符号学、叙述学、修辞学、艺术形态学、语言学等)来解释,而且,因为这些是超出文化特殊性之上的共同品质,必须在人获取意义的本能层次上得到解释,不能完全归因于文化习得。

上面这张人类共相单子,似乎某些是行为方式,某些是认知方式,事实上行为方式与认知方式,都是意义方式,都与广义的意义活动有关。甚至如“胳肢”(tickling)这样的生理现象,看来只是人类特有的生理怪癖,专家研究后也发现这是个意义行为,是一种人际“认知互动”(cognitive interaction)的方式。^① 因为人不可能对自我胳肢做出发笑反应,也不太可能对明显敌意的胳肢发笑,显然这是一种已经植入人类神经的意义方式。再例如“性吸引力”(sexual attractiveness),动物当然能觉察到异性个体的性吸引力,但却是严格服务于繁殖的发情时期的遗传反应,不会是一种在生存中延续性的“普遍意义行为”。

人类共相的早期研究者布朗就认为,人类共相的表现是“符形的”(etic)、表现的,而共相本身是“符素的”(emic)、本质的。^② 人类共相的研究,从定义上就是一种意义操作的符号化行为,甚至包括某些很物质化的活动,例如制造工具。不少动物能临时利用物件作为工具,但是人类具有“工具依赖、工具的文化模式化、永久使用的工具”的共相,不再把工具当做达到临时目的物件。而一旦“用工具制造工具”(如诗经中的“执柯伐柯”),工具就具有了“元工具”意义,工具的使用也成为文明的一个组分。

意义理论,目的是描述人类意义活动的规律,因此“人类共相”问题的研究是意义理论的核心。它可能指向了一个答案:人类不仅生理上是同一“属”,人类的意义世界也只有一个。人类不仅共享地球这个物理世界,而且共享一个意义“真值”的世界,即作为人类意义对象的世界。如果“人类共相”构成了这个意义世界的基础,那么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对意义的理解,就是同中有异。

“人类共相”的研究,也指向人类各种文明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何处相会的问题。文化的相对主义,强调特殊是本质,它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所谓“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大致意思是语言词汇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种观点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语言共相的研究,证明了人类各种极其不同的语言,有太多的表意方式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意义世界在相当多的方面是共同的。如果没有这种同一性,也就没有特殊性可言。相对主义断言没有唯一的客观实在,这世界完全由殊相构成。绝对的相对主义,实际上也否认了相对主义的可能,在一个相对成为绝对的世界里,无法肯定相对本身。

^① R. Fagen. *The Future of Play Theory. A Multidisciplinary Inquiry into the Contributions of Brian Sutton-Smith*.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5, pp. 22-24.

^② Donald E Brown. *Human Universa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91, p. 45.

研究“人类共相”，远远不只是人类学的领域，实际上是现代哲学进步的重要途径。洪堡试图分析原始语言以找到前主客体关系的状态；布留尔则以原始思维作为研究对象；胡塞尔的现象学实际上追溯到人类意识的最基本功能；弗洛伊德的整个体系立足于“俄狄浦斯情结”这个人类共相的探讨；荣格等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用人类的原始共相解释复杂的社会人心理；卡西尔从原始思维中寻找人的符号起源；列维-斯特劳斯几乎完全从人类基本的族群与族群间关系讨论结构主义；皮亚杰通过对儿童早期心理发生的观察研究，试图理解人类思维的历史展开。这个单子还可以无穷尽地开下去。

研究“人类共相”，横向上，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每个民族、每个社群，甚至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每个个体的人；在纵向的时间轴上，研究“人类共相”，能使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甚至预见到人类未来的发展进化。尤其紧迫的，是目前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最后没有能取得某些“人类共相”（例如骄傲、嫉妒），那样的人工智能似乎更完美，实际上却暴露出重大的人性缺陷，这些过于“完美”的机器人，最终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甚至，“人类共相”的研究使我们开始警惕与宇宙生物的接触，不少科学家警告：地外生物，甚至智能生物，很可能与我们人类非常不同，与其接触，人类就可能遇到大灾难。^①除了生理的巨大差异之外，如果他们与地球人不共享一些重要的价值共相，那就不仅无法交流，甚至难以共处，没有最基本的共同善恶价值，就无法共处，还能如人与野兽那样，依靠一方“驯服”另一方才能生存。

因此，这张人类共相清单，几乎给符号学，尤其是文化符号学、符号人类学、认知符号学等，及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学等一大批学科，开出了一张课题清单。应当说，对照这张单子，我们的理论留意过的课题，以及取得的成绩，简直无地自容，研究的范围还局限于这个单子的一小部分。

中国学界往往认为普遍性太容易与“西方性”相混淆，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工作在整理中国的特殊性，以便把普遍性的“理”从西方传统剥离开来，而让中国人能够通过中国的特殊性，接受哲理所必须具有的普遍性。

这个工作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本文说明还可以有另一条道路让我们接近普遍性，那就是研究各个领域中的“人类共相”及其演变规律，包括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化中的“人类共相”。用这种方式确立的普遍性，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既然不源自于任何一个特殊文化，当然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些普遍共相，也就理直气壮地属于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中期成果之一。

^①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2010 年 4 月 26 日消息，据《泰晤士报》报道，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警告说，外星人几乎是肯定存在的，但我们地球人不要努力去寻找外星人，应该尽量避免与他们接触。否则，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http://tech.sina.com.cn/d/2010-04-26/10374110434.shtml>